

禮記集說

八

蘇平知  
解  
PDG

禮記集說卷六之二

歸安鄭元慶述

月令第六之二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註云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顧氏臨云月令仲春日在奎考之書則冬之時也仲夏在東井則書之春也仲秋在角則書之夏也仲冬在斗則書之秋也月令與書異蓋天道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故曰伏羲神農之祿不可用於堯舜之時堯舜之祿不可用於夏商之際新安陳氏云顧氏此條當與訂傳歲差之說參看訂

傳謂今冬至日在斗昏壁中所謂今者文公之時也  
證之今日又不同矣近歲方氏同當至元十八年辛  
巳作孫君山經序有曰今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  
由此觀之烏可不用歲差法隨時追其變而治厯以  
與天合哉則執經膠泥求與古合決不可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

### 律中夾鐘

註云夾鐘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  
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鐘之  
律應 疏云夷則長五寸七百分二十九分寸之四百  
五十一今上生夾鐘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

取三寸更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爲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爲五千七百二十七爲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爲七千六百三十六爲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爲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



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爲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爲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 漳浦黃氏云周禮大司樂圜鐘爲宮卽夾鐘也自其夾於應林之中謂之夾鐘自其長萬物爲日月所從出謂之圜鐘以義推之太簇之長婦也太簇克家夾鐘納婦而天地之家道成矣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註云皆記時候也 疏云爾雅倉庚郭註卽鷦黃也又鳴鳩郭注今之布穀也漢初雨水爲二月節後改

驚蟄爲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凡言化者易曰乾道變化爲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 嚴陵方氏云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爲水孟春東風旣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以爲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二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厯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

爲鴛蓋陰爲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  
求雌而雊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  
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爲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爲  
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  
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  
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爲何  
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爲鳩鼠之爲鴛皆因形移  
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  
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  
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爲而已 蔡  
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旣用古文於厯數乃不用三

統用四分何也日月令所用參諸厯象非一家之事  
傳之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其密近者三  
統已疎濶廢弛故不用也又問曰旣不用三統以驚  
蟄爲孟春之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  
何也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振在正月也中春始雨  
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輅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  
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註云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 山陰陸氏云爾雅室  
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太廟以其  
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太室無左右廂故曰太廟大



室且曰太廟太室若青陽等皆太廟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囷圉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註云安萌芽至存諸孤助生氣也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囷圉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廬陵馬氏云凡植物始茁爲萌浸長爲芽動物始生爲幼未壯爲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萌芽動物欲其無殄滅故曰養幼少嚴陵方氏云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爲人後存之爲助陽氣爲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

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  
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且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  
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圀  
圀曰省所以察之也桎梏曰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  
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由乎下故  
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所以消陰事而已 金華應  
氏云肆縱也肆掠謂肆意以笞箠也蓋雖輕刑不敢  
縱意也肆固爲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  
且桎梏猶欲去之而況敢暴尸乎

愚按鄭註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社祭土日用  
甲爲言不知郊特牲所言者天子之太社也此

所言者民之置社也此元日與孟春祈穀之元  
日同聽民之自擇而已唐李林甫等註月令元  
日近春分前後戊日用戊者戊屬土至今因之  
是月也亥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禩天子親往后  
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於高  
禩之前

註云亥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  
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亥鳥遺卵  
蜃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變媒言禩神之也疏云此論天子親祭高禩如嬪  
從行之事天子親祭高禩蔡邕以爲高者尊也謂尊

高之禘非謂高辛爲禘又毛傳云簡狄從帝祈於郊  
禘則是簡狄之前先有禘神矣鄭志契以前祭天南  
郊以先禘配之故謂之郊禘後王旣以高辛立爲禘  
神其古昔先禘則廢之矣 嚴陵方氏云九嬪御者  
九嬪與九御也御卽女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  
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  
包世婦矣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禮謂酌之以酒  
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懸  
弧者以此羈則弓衣也帶以弓羈者示其有能受之  
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



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疏云先記時候以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日夜分謂晝夜各五十刻據日出入爲限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蟄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穴也蟲發所蟄之穴蟄早孟春乃出左傳啟蟄而郊是也蟄晚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

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  
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  
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  
必不備其父母必有凶災也 嚴陵方氏云日陽也  
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  
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  
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爲陽  
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秋爲陰中而仲月之節爲秋  
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差故於  
其月每言日夜分也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必  
先三日則有先甲之意奮鐸所以警眾也鐸必以木

則令民以文事故也奮則奮其力而振之也所奮之人亦適人小宰之類與凶者吉之對災者祥之對以人言則曰吉凶以天言則曰災祥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註云因晝夜等而平所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臨川吳氏云角如角弓之角謂比較其大小也度之度長短者有五分寸尺丈引也量之量多少者有五龠合升斗斛也衡之稱輕重者有五銖兩斤鈞石也上曰量下又曰斗甬者先總言其器後析言其名權者衡之用

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而無爲之用者也

愚按註疏以同度量鈞衡石爲一句角斗甬爲一句正權概爲一句山陰陸氏讀鈞如四鍤旣鈞之鈞集說因之遂指爲四事矣然仲春曰鈞衡石仲秋曰正鈞石鈞字二處俱見是實字恐不宜改讀爲均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註云舍猶止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役之屬慈谿黃氏云注家以用木爲闔用竹葦爲扇呂氏



春秋註謂闔扇門也蓋門戶成扇所以闔也極簡明  
烏程韓氏云闔扇寢廟之闔扇也畢備闔扇畢備  
也但脩闔扇正戒以毋作大事若以闔扇爲人所居  
寢廟爲神所居則畢備乃大事矣

愚按鄭註謂因蟄蟲啟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  
爲治耕者之門戶非是韓說最得記人之意蓋  
將有事於宗廟也故脩之知者以前不見有祭  
薦之事後乃薦物頻行故脩之脩之當自門始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註云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  
方氏云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曰竭